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四百八十五

學海堂

尚書釋天

秀水盛大令百二著

堯典

乃命羲和節

羲氏和氏主厯象授時之官

孔氏安國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

孔氏穎達正義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
方物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
以至於夏商故呂刑傳云重卽羲黎卽和也羲和雖別爲氏
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

顧氏炎武曰知錄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犁卽黎字異文是重黎爲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尙書令衛瓘尙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尙書劉實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重黎爲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

百二按古之義和本以占日著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山海經注羲和天

地始生主日月者又云羲和是生十日方以智曰生當作主十日甲乙等十干是也故帝堯以之命

官在高辛以前爲重黎在唐虞以後爲羲和亦猶范氏在

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也顓頊之重黎與高辛時之

重黎蓋世掌其職固非一人楚世家云帝嚳誅重黎而以

其弟吳回爲重黎是始爲人名旣乃爲官號鄭語史伯曰

荊子熊嚴重黎之後也韋昭注重黎官名楚之先爲此二

官楚語觀射父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

後也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太史公自序全本之

昔束皙亦咎馬遷並二人爲一人蓋不及檢外傳也史伯

明言黎爲高辛氏火正則楚之先黎也而亦兼言重蓋天

地雖分事實一貫猶義和雖分欽若之職一也義和在黃

帝時爲一人在唐虞爲二氏仲康時又合爲一說者不以

爲異而何疑於重黎哉

蘇氏軾書傳堯時義和爲四八仲康時有國邑而以沉湎得罪者則

一人而已黃氏度書說今絳州稷山有義和墓

若順也昊廣大之意

正義昊天混然之氣昊然廣大也爾雅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隨事立稱此言堯敬順四天故以廣大言之

百二按若者順天以求合非強天以從人也爾雅夏爲昊

天者夏大也萬物至夏則盛大此就氣化之大言也若厯象主乎度數此昊天宜就形體之大言也

朱子語類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此氣運行磨來磨去便拶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輕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

不動不是在下

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

王逸

注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元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

太元經一

中天二漾天三從天四更天五辟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沈天九成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

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輒在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

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愈緊也

天道左旋日月星並

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隨天去

爾性理精義古今皆以恒星卽爲天體朱子却謂星不貼天亦正與今厯合所謂陰陽之氣在上面者卽宗動也

御製厯象考成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楚詞天

問曰園則九重孰營度之後世厯家謂天有十二重非天實有如許重數蓋言日月星辰運轉於天各有所行之道卽楚詞所謂園也欲明諸園之理必詳諸園之動欲考諸園之動必以至靜不動者準之然後得其盈縮蓋天道靜專者也天行動直者也至靜者自有一天與地相爲表裏故羣動者運於其間而不息若無至靜者以驗至動則聖人亦無所成其能矣人恆在地面測天而七政之行無不可得者正爲以靜驗動故也十二重天厯外者爲至靜不動次爲宗動南北極赤道所由分也次爲南北歲差次爲東西歲差此二重天其

動甚微厯家姑置之而不論焉次爲三垣二十八宿經星行
焉次爲填星所行次爲歲星所行次爲熒惑所行次則太陽
所行黃道是也次爲太白所行次爲辰星所行氐內者則太
陰所行白道是也要以去地之遠近而爲諸天之內外然所
以知去地之遠近者則又從諸曜之掩食及行度之遲疾而
得之蓋凡爲所掩食者必在上而掩之食之者必在下月體
能蔽日光而日爲之食是日遠月近之徵也月能掩食五星
而月與五星又能掩食恒星是五星高於月而卑於恒星也
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是五星各有遠近也又宗動天以渾灝
之氣挈諸天左旋其行甚速故近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
之度遲漸遠宗動天則左旋較遲而右移之度轉速今右移

之度惟恆星最遲土木次之火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是故恆星與宗動相較而歲差生焉太陽與恆星相會而歲實生焉黃道與赤道出入而節氣生焉太陽與太陰循環而朔望盈虛生焉黃道與白道交錯而薄蝕生焉五星與太陽離合而遲疾順逆生焉地心與諸圜之心不同而盈縮生焉歷代專家多方測量立法布算積久愈詳已得其大體其間或有毫芒之差諸說不無同異者蓋因儀器仰測穹蒼失之纖微年久則著雖有聖人莫能豫定惟立窮源竟委之法隨時實測取其精密附近之數折中而用之每數十年而一脩正斯爲治厯之通術而古聖欽若之道庶可復於今日矣

百二按朱子九重之說其目未詳至吳草廬始云先定太
虛空盤以天與七政八者較其遲速是以靜天并恆星七
政而九也西法雖列十二重天之目然二歲差天既置不
論而測量之根之在靜天者其用卽寄於地故入算而有
象可指者仍止九重 舊說諸天重重包裹皆爲實體乃
細測火星能割入日天金水二星又時在日上時在日下
使本天皆爲實體焉能出入無礙故但以重數解之又
不以諸圖解之之爲得也然旣各有一圓圖有大小以生
高下是又善言重數者矣

厓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

王氏安石曰厓者步其數象者占其象

梅氏文鼎厯學源流論世愈降厯愈密而其大法則定於唐虞之時今夫厯所步有四曰恆星曰日曰月曰五星治厯之具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躔離朏朧盈縮交食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厯者七十餘家疎密代殊制作各異其法具在可考而知然大約三者盡之矣堯命羲和厯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厯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璿璣玉衡窺測之器也故曰定於唐虞之時也然厯之訛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二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於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

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
郭守敬定爲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太西差法略似而守敬
又有上考下求增損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今之差速
是謂歲差之差可云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
所居有南北東西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
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也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
表裏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厓唐穆宗長
慶二年王
寅徐昂
所造本之爲氣刻時三差而大衍厓有九服測食定晷漏
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羅巴航海數萬里以
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爲南北差測月食爲東西差里差
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

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爲
法旣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厯至
今日屢變益精以此然余亦謂定於唐虞之時者何也不能
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聖人以日之所
在不可以目視而器窺也故爲之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昴此
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又以日之出入發歛不可以一方之
所見爲定也故爲之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
萬世求里差之法也嗚呼至矣

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

孔氏穎達月令正義月是陰精日爲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
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

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

按數語亦見張衡靈憲又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

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地誤作他及隋書天文志改爲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後人遂不知月食爲地影蔽月而聚訟者紛紛矣

京房曰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

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

段成式酉陽雜俎月勢如丸其影乃日爍其凹處也

張子正蒙參兩篇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

光常在於外人視其初終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

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語類日爲魄月爲魄魄是暗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

生明是也 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

其盈虧或云月形如餅非也沈括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

粉塗其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出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

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日在西
月在東人在中得以望見其全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
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背月在日下光
盡月體伏矣

王晉曰如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以見其全明而與對望之

久無異

元史厯志李謙授時厯議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一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二度有奇歷二十九日五
十三刻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朔大
量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
始爲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
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

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
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抵以爲迂怪卒不能行唐傅
仁均始採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復用平朔
訖麟德元年始用李淳風甲子元祿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
以晦月頻見謂晦日之晨月見東方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日
法四分之三已上虛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止欲避晦日月
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詎前日之卯十八九辰矣若進一
日則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間法不當進距
前日之卯已踰十四五度則月見於晦庸得免乎且月之隱
見本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出人爲之牽強孰若廢人用天
不復虛進爲得